

復旦大學第一次學生科學討論會
報告 援瀾

1956. 4.

 復旦大學第一次學生科學討論會

系 別： 中文系

報告題目： 試論詞與詞組的界限

指導教師： 胡文淑

報 告 人： 阮顯宗

一九五六年四月

• 上海 •

原书空白页

試論詞與詞組的界限（中二阮顯宗）

要知道那些是詞，那些是詞組，在西洋語法裏是不成問題的，因為詞裏有着所有的常用詞，凡是常用詞都收在詞典裏，而且一切書報雜誌都有一致的寫法，習慣於詞兒連寫，詞的形象是非常顯著的，例如“鐵路”，在英語裏是一個詞（Railway），在俄語裏是兩個詞（*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法語則是三個詞（*chemin de fer*）。然而漢語，只有“字典”而沒有“詞典”，用方塊漢字書寫，書寫時從來不把詞兒分開來，分不清意義單位的界限，因此詞與詞組的區分問題就被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上來了。由於漢語裏詞與詞組的界限不明顯，就有人在區分詞與詞組的工作上喪失了信心，甚至要把“詞組”這個名稱取消。我們認為區分詞與詞組，對漢語來說確實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是儘管如此，詞與詞組的界限在漢語裏是可以被區分的，而且也是應該區分的。

一 為什麼要區分詞與詞組的界限

詞與詞組雖然不是一個東西，可是它們之間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它們都是用來代表一個概念，在語法上都可以被獨立的運用，那麼為什麼還要區分它們呢？

毛主席在1951年就指出：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根據這個英明的指示所提出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已經在「人民日報」和別的報紙上，各語文刊物上刊布了。在不久的將來，用拼音化文字來記錄偉大的漢民族語言是很可能的事，「漢字在歷史上有過偉

大的功績；在今天也仍然擔負着光榮的任務，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但是從長遠來看，從世界各國文字的歷史發展來看，我們將來遲早有一天要改用拼音文字——這是世界文字發展的客觀規律。”(1)方塊漢字我們使用了幾千年，在記錄語言的時候是把詞兒連續的排列在一起，詞的形象不明顯，因此詞與詞組的界限搞不清，甚至有人把僅代表音節的字也當作單音詞。拼音文字在原則上詞兒是應該連寫的，我們及時的搞清楚詞與詞組的界限，將來實行拼音文字，就有助於詞兒連寫問題的解決。

2.語法是分析語言的組織規律的科學。詞組是詞和詞結合起來的語言形式，它的構成方式是語法研究的重要對象（當然，詞的構成規律語法中也還是要研究的）。(2)如果不弄清楚詞與詞組的界限，在使用時也會犯語法上的錯誤，損害祖國語言的健康。例如：

老伯伯咳了一聲嗽，吐出一口濃痰來。

“咳嗽”是一個詞兒，習慣上是不能拆開來用，生硬的拆開來，就顯得非常別扭。在語法上是通不過的。詞組就可以拆開來用。

3.“在語法書中，應該認定哪些是詞，哪些不是詞（是字或詞組），是詞的，就收進詞典裏作為一條，字或詞組，就不能作為詞收進詞典裏作為一條。因此，辨別詞和非詞的界限對於詞典的編工作是完全必要的。”(3)

二 怎樣區分詞與詞組

1. 哪些詞與哪些詞組不容易區分：

漢語裏有單音節的詞，如“山”，“水”，“草”，“木”，“牛”，“羊”等等；還有雙音節和多音節的詞，如“文學”，“語言”，“拖拉機”，“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等等。一個詞至少有一個音節（即一個方塊漢字的詞），詞組是由兩個或數個詞集合起來的，所以沒有單音節的詞組，因此詞組也就不可能與單音節的詞發生混淆。多音節的詞組跟詞的區別也比較容易辨認。例如：

語法和詞彙	（名詞＋連接詞＋名詞）
新的練習簿	（形容詞＋名詞）
向共產主義	（介動詞＋名詞）
動員他	（動詞＋代名詞）

因此，比較不容易區分的是雙音節的詞和雙音節的詞組。

2. 區分詞與詞組的方法——隔開法：

詞與詞組的區分是非常重要的。當拼音化的號召提出以後，解決詞與詞組的區分問題就更需要。很多語言學家也發表過不少的關於這方面的文章，並且對某些個別的詞（或詞組）有過詳細的討論。我們認為王力先生所提出來的隔開法是值得引起大家的注意。

所謂隔開法。我們引王力先生的話來說明：

“馬”是一個字。同時也是一個詞。“馬車”是兩個字。同時也是兩個詞。它們合成一個成語。“車子”是兩個字。但它們只算是合成一個詞，不能合成一個成語。咱們有一個標準，可以分清楚詞和成語的界限：凡是兩個字的中間還可以插得

進別的字，就是成語。否則只是一個單詞。“馬車”是成語，因為它是“馬拉的車”；“車子”是單詞，因為它不是“車的兒子”。

根據上面說的那個標準，咱們可以明白：“老人”是成語，因為它是“老的人”的意思；“老虎”是單詞，因為它不是“老的虎”的意思。“說話”和“走路”都是成語，因為可以有“說大話”和“走小路”等等說法；甚至“打仗”，“睡覺”，“害病”之類也可認為成語，因為可以有“打了一仗”，“睡了一覺”，“害了一場大病”等等說法。“挖苦”却只是單詞，因為咱們只能說“挖苦他”不能說“挖他的苦”。⁽¹⁾

從王力先生所舉出的例子看來，隔開法是從形式上劃分詞與詞組的一種方法，它適用於多音節的單詞，譬如“玻璃”不能說成“玻的璃”，“吩咐”不能說成“吩一聲咐”，隔開法也適用於帶詞頭詞尾的詞（老虎、小姐、桌子、椅子等）；對複合詞也不是無能為力：例如“紅布”，“紅軍”，“鐵桶”，“鐵路”，“紅布”，“鐵桶”都可以插入“的”字，成為“紅的布”，“鐵的桶”而不損原意，斷定是詞組。“紅軍”，“鐵路”則不然，“紅軍”是指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軍隊，不是“紅的軍”，“綠的軍”的意思；“鐵路”是指勞動人民偉大創造之一，如果把“鐵路”單純的理解為“鐵做的路”，那就是不了解社會的發展，有軌電車的軌道也是“鐵做的路”，可是誰也不叫它是“鐵路”。可見“鐵路”是一個專稱，是詞兒。

用隔開法來區分詞與詞組的界限是能夠見效的，就漢語本

身來說，詞組的確是可以被另一些字所隔開時可是王力先生沒有顧及到另一方面：凡是可以由一些字來隔開的不一定是詞組。“馬車”，原是用一個名詞來修飾另一個名詞，用久了，它們就成為一個詞兒的不可分隔的部分，“馬車”是指一種交通工具，是指“馬拉的车”在沒有馬的時候，可以用騾子驢子來拉。我們不改叫“騾車”或“驢車”，依然叫做“馬車”。甚至馬車壞了，只留下一個“馬車”的車輪轆，既沒有“馬”也不像“車”而我們仍然會產生“馬車”的概念。可見“馬車”不是詞組，而是雙音節的詞兒。“馬拉的车”只說明“馬車”是什麼，而不等於“馬車”這個詞兒，也不能代替“馬車”這個詞兒用，“馬車”與馬拉的车是兩回事我們再舉一些例子來看看，在“軟糕”，“白豆”中都可以插入“的”字，說成“軟的糕”，“白的豆”，可是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意思，“軟糕”是指一種糕，它不一定是軟的，發硬了還是叫“軟糕”；“白豆”是一種谷類植物，顆粒大小像綠豆，藏於豆莢中，顏色有白的，也有土黃色的。如果把“白豆”看作是“白的豆”，或“白色的豆”，那末土黃色的白豆就不好解釋，所以“軟糕”，“白豆”以至“馬車”，雖然可以插入“的”字，但是它們不同於“軟的糕”，“白的豆”，“馬拉的车”，所以不能看作詞組，它們屬於複合詞。

鍾授先生認為“分別詞的界限的中心問題，就是分別複合動詞的問題”，在區分動詞性的詞和詞組的時候，“一般所用的加‘得’，‘不’來識別的方法”是不正確的。(5)然而我們

認為隔開法是能夠區分詞與詞組的界限。不管它是名詞性或是動詞性。區分名詞或由名詞組成的詞組上面已經作出解釋。至於動詞以及有動詞參加組成的詞組。目前所討論着的。可以概括為兩種類型。即所謂“使成式”和“動賓式”。現在分別說明如下。

甲。所謂“使成式”。

什麼叫“使成式”？它是“由一個及物動詞（也叫外動詞）加上一個形容詞或者一個不及物動詞（也叫內動詞）組成的”。（8）例如“革新”，“肅清”，“看見”，“聽見”，“放大”，“做好”等。像這類語言形式是否也可以使用隔開法呢？我們認為是可以使用的。

（1）使成式並不是都可以隔開的。如“革新”，“肅清”，“借重”等等。一般的不說“革得新”，“革不新”，“肅得清”，“肅不清”，“借得重”，“借不重”，而只可以在這些語言形式之前加“能”，“可以”，或在“不能”，“不可以”等助動詞來表示肯定或者否定，例如：“能革新”，“不能革新”，“可以肅清”，“不可以肅清”等等。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這一類不能插入“得”，“不”或其他字的使成式是詞兒。

（2）某些使成式是可以被隔開的。如“敲碎”，“放大”，“做好”，“弄壞”，可以插入“得”，“不”，寫成“敲得碎”，“敲不碎”，“放得大”，“放不大”，“做得好”，“做不好”，“弄得壞”，“弄不壞”。像這類使成式的語言形

式，在現代漢語裏是多得很，可以按照規律任意搭配，如“敲碎”，“打碎”，“踏碎”，“碰碎”，“撞碎”，“擲碎”，“踐碎”，“撕碎”，咬碎“……。當我們了解“敲”的意義和“破”的意義，自然會知道“敲碎”的意義。因此，凡是使成式能插入“得”，“不”的，不是詞，是詞組，^{但是}這一類型的某些使成式，由於經常使用的結果，長久的結合在一起，這樣就有可能發展成為詞兒，如“看見”，“聽見”等等。

乙。所謂“動賓式”。

“動賓式”就是動詞後面跟受詞。這類語言形式是否可以運用隔開法來區分詞與詞組呢？我們認為可以。

(1)這類語言形式不能插入任何字的，是詞兒，如“動員”，“挑釁”，“同意”等等。我們不能說“動了員”，“動着員”，“挑了釁”，“挑着釁”……，而可以說“動員了”，“動員着”，“挑釁了”，“挑釁着”……，像這樣的動賓式，兩個音節的相互依賴性很強，不能插入任何字的，是詞兒。與“動員”，“挑釁”同一類型的“鞠躬”，革命”等，似乎有人說成“鞠三个躬”革了十年命”。那麼“鞠躬”，“革命”是不是詞呢？我們認為是詞，因為鞠三个躬”，“革了十年命”。本應該說成“三鞠躬”，“革命了十年”。魯迅先生的小說阿Q正傳，阿Q說過“革这夥媽媽的命”。林漢達先生叫它為“俏皮話”，又如把“大兵”說成“丘八”，再從“丘八”滋生出“丘九”。(7)這是正確的看法。為了增加語言的生動性，偶然的使用未嘗不可，但是為了保障語言的純潔性以不用為妙。

如果使用時，也應該有符號（如：“革”了一生“命”）以表示原來是詞兒。

(2)兩個音節都是有意義，拆開來可以單獨應用。中間能夠插入一些字的，是詞組。例如：“種花”，“敲門”，“打仗”，“吃飯”，“走路”等等。可以說成“種了花”，“敲着門”，“打了一次仗”，“吃了兩碗飯”，“走了五里路”等等。但是我們知道語言是隨着社會發展和語言內部規律而發展着的，詞與詞組之間時刻在轉移，因此這一類型的所謂動賓式結構的語音形式，在某些情況下它向詞凝固，發展成為一個詞。如“吃飯”，“走路”，“打仗”，在下列語句裏就成為詞兒：

例如：

要吃飯，就得幹活。

天亮了，準備走路吧！

我們要和平，不要打仗。

再如“吃糖”，是詞組，可以說成“吃一點糖”；如果在“他倆早就可以吃糖了”的語句裏，所謂“吃糖”不是“吃一點糖”的意思，而是表示男女“戀愛到一定程度”，那末就是一個詞兒。

從上述各點，已經證明隔開法能夠區分詞與詞組，但是王力先生的隔開法看來似乎尚有不足的地方，關鍵就在於如何靈活的運用。我們認為區分詞與詞組的隔開法，除了採用王力先生的“隔開法”的方法之外，還應該充分估計下列三方面。

三 使用隔開法時應該注意的三個方面

第一 要弄清語言的發展：

語言是社會的產物，隨着社會的向前發展而發展，工業、農業、科學、文化的不斷向前發展，就不斷的出現新詞來豐富語言。• 語言的發展，促使有些語言組織經常的運用，逐漸作為別的組織構成的材料來看待；所以常用的詞組，往往經過凝結作用或縮減作用，轉變做詞。 ”^⑧

例如：• 人造橡膠 ” 這個詞兒，顯然是由 • 人工製造的橡膠 ” 這個詞組發展來的，拆開來看可以得到三個概念，但是已經發展為 • 人造橡膠 ”，它就失去了 • 人工製造的橡膠 ” 的意思，只是區別於一般的 • 橡膠 ”，人們也就承認它是一個詞兒，在語法上也就當作一個詞兒應用。

同時我們還應該充分的注意漢語詞兒的特點是向着雙音節發展，也就是向着又精簡又頂用的方向發展。譬如：• 防 ”，是 “ 防備 ” 的意思，如果單說 • fan ”，就不知道是 • 防，還是 • 房 ”；• 疫 ”，是 “ 疫病 ” 的意思，可是單說 • i ”，就容易和 • 邑 ”，• 翼 ”，• 役 ” 等相混。這樣，• 防 ” 就發展為 • 防備 ” 或 • 預防 ”，• 疫 ” 就發展為 • 疫病 ”。當 • 預防 ” 和 • 疫病 ” 組合成 • 預防疫病 ” 這個詞組以後，它被經常的運用，人們覺得 • 預防疫病 ” 說起來麻煩，慢慢的就發展為 • 防疫 ” 這個語言形式，大家都把它當作一個詞兒應用，• 防疫 ” 就从 • 預防疫病 ” 這個詞組發展成為詞兒。• 衣架 ” 也是從這樣演變來的。

外國語也有同樣的情形。以英語為例，Store （貯藏）Room（房間），而 Storeroom （貯藏室），顯然是從 •

貯藏東西的房間，這樣一個詞組發展而來的。

我們再看看俄語“Колхоз（集體農莊）”是一個詞兒，事實上它是一個詞組。

（集體的農莊）的簡稱，現在大家都忘了它是詞組，連斯大林同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裏也是用“Колхоз”，可見它已經發展成為一個詞兒。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所給予人們的是一個複雜的概念，這個複雜的概念遠不如“Колхоз”那樣更能全面地概括集體農莊的本質屬性，因為它在作為詞組的時候，只表示“集體”的“農莊”，還有可能令人簡單地想像只要集合許多農民來共同勞動就算是“集體農莊”，等到結晶為一個詞的時候，概念簡單了，但是它的含義更加全面了，“集體農莊”表示的是一種社會主義制度的整體。◎

由此可知使用隔開法的時候，首先就應該考慮到語言的發展性。

這裏我們還附帶的談一談詞組的一種特殊形式——成語和略語——向詞兒轉化的情形。

成語：

成語是由詞兒構成的，應該算作詞組。詞組的結構是比較自由、靈活，可以被一些字任意隔開，而成語的結構是相當的嚴密，相當的鞏固，譬如：“借刀殺人”，是利用他人替自己去害人的意思。可是“借刀殺人”是由詞兒組成的詞組，那也是不可否認的。所以成語本身不是詞兒，某些成語由於經常的

應用，經常的結合在一起，它們就有發展為詞兒的可能。• 原來的詞組，由於經常的運用，多變為成語，再於成語凝固做詞，在漢語發展史上有很多這種舉例，如「革命」，「共和」，「矛盾」，「東西」，「獨立」等。• ⑥

略語：

略語也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詞組，它是縮減了的詞組，由於人們經常的普遍的应用，就往往脫離詞組的性質而成為詞兒。例如「蘇聯」，本來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略語，因為經常的應用，也就把「蘇聯」當作詞兒看待。同樣的情況，「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略語，誰也不會把「中國」看成是三個詞集合成的詞組，也不會把「中」字看作一個詞。「國」字又是一個詞。「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是「中國」是一個詞，「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被看作有三個詞集合而成的詞組。「文學藝術」，「掃除文盲」，「高級中學」等等可以略為「文藝」，「掃盲」，「高中」等等，並且把它們當作詞兒看待，略語往往採取双音節形式，是符合漢語向双音節發展的規律。略語符合這個規律，再由於經常的運用，就有可能發展為詞兒。

第二 从實際出發去認識詞與詞組：

比方說，孤立的拿「布衣」這個語言形式，要我們肯定的指出是詞還是詞組，是比較困難的。因為「布衣」可以有兩個意思，可以是詞兒，也可以是詞組。我們說它是詞組，因為它是「布的衣服」的意思，區別於「毛織的衣服」和「草製的衣

服”，在“这件新式樣的布衣挺不差”的句子裏，顯然是一个詞組。可是在另一個環境裏，它就成為詞兒。舊社會裏一般人民叫“布衣”。儘管人民穿了絲織品，還是叫“布衣”。成語裏有“布衣之交”。“黑板”也有兩個方面。如果是指教室裏寫字用的教學工具，就是詞兒；倘使指的是一塊平常的“黑色的板”，“黑”是一個詞（形容詞），是用來形容名詞“板”的，它應該是詞組。我們說“紅花比白花好看”的“紅花”是詞組，“紅花得往藥店裏去買”的“紅花”是一個詞兒。它是一種藥名，“花紅，葉子青”的“花紅”是詞組，“買來一斤花紅”的“花紅”則是詞兒。它是一種北京人叫“秋果兒”的東西。

因此，我們在區分詞與詞組的時候，不能孤立地來主觀地下結論，應該從實際出發。

第三、應該從漢語本身出發，不能拿外國語來代替：

語音和思維是人類在集體勞動過程中產生的，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東西。斯大林同志說過：“完全沒有語言材料和完全沒有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1)語言和思想的關係是十分密切，沒有語言就無所謂思想。然而，語言和思想到底不是一個東西。福斯特利可夫同志說：“語言與思想是相互聯系的，但按其本性來說，它們是兩種特殊的社會現象。……要是認為標明某種事物的詞是由這種事物的本性和特性來決定的，那就必然把詞與概念混淆不清。用詞去頂替概念，歸根到底就必然把語言與思想混為一談。假如詞真是直接從物的本性和特性產生的，那末各種語言中的物的一切名

標和物的一切概念將是同樣的了，這樣許多不同語言的存在也就沒有必要了。”(12)可見同一個思想，在各種語言裏是可以由不同的語言形式來表示的，也就是說同一概念，在不同的語言裏是允許用詞或用詞組來表示。所以我們為漢語區分詞或詞組的時候，就應該從漢語本身出發，不能拿外國語來代替。譬如“鐵路”，在漢語裏是一個詞，前面已經解釋過了，可是在英語(hailway)裏也是一個詞，俄語(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是兩個詞，法語(Chemin de fer)是三個詞。我們把“鐵路”看作一個詞，並不是英語是一個詞兒；也不因為俄語、法語是當作詞組，我們就把“鐵路”看成是詞組。又如“生活方式”，在漢語裏是一個詞兒，它不同於“生活的方式”，“德文”Produktionsweise (生產方式)也是一個詞兒，俄語“способ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生產方式)”是兩個詞，英語則是三個詞“Mode of production”。

四 小 結

詞與詞組的區分問題，在漢語拼音化的前夕，不但是理論問題，而是迫切的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總結出一個貼切合實際，而又簡便的方法，是很需要的。

詞與詞組是兩個不同的東西，然而由於它們相互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詞兒集合而成詞組，詞組凝結或縮減往往成為詞兒，它們隨着社會的發展而時時刻刻在相互轉化，有的已經轉化完畢，有的正在轉化中，因此在區分詞與詞組的時候就沒有了一個十分明顯的分界嶺。但是我們並不因此而束手無策，隔開

法就是區分詞與詞組的一个较好的方法。只要我們了解語言的發展性，從实际出發，不要机械的運用。

語言是屬於人民大众的，語法是從語言中抽象出來的，只有多多研究人民大众的語言，調查，研究，考察，分析，總結，歸納，才能充實語法，使之更加完整適用。區分詞與詞組的方法也應該從這方面去找尋真理。

註：

1. 吳玉章 [關於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在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擴大)上的報告。見 [人民日報] 1956年3月7日。

2. 胡附、文鍊 [現代漢語語法探索] 第52頁。在以下各引文中，把“仿語”，“短語”的名稱一律改為“詞組”。

3. 王力 [詞與仿語的界限問題]，見 [中國語文] 1953年9月號第1頁。

4. 王了一 [中國語法綱要] 第22—23頁。

5. 鍾樸 [談怎樣分別詞和語]，見 [中國語文] 1954年12月號，第12頁。

6. 林漢達 [什麼不是詞兒——小於詞兒的不是詞兒]，見 [中國語文] 1955年4月號，第8頁。

7. 林漢達 [動詞的連等問題(下)] 見 [中國語文] 1953年10月號，第7頁。

8. 張世祿 [詞和詞組的分別]，見 [語文知識] 1956年2月號